

引用:向春艳,梅明秋,于海悦,刘雅芳.龋病“虫蚀”病因及辨治源流考析[J].中医导报,2025,31(10):203-207.

医史

龋病“虫蚀”病因及辨治源流考析*

向春艳¹,梅明秋¹,于海悦¹,刘雅芳²

(1.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2.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3)

[摘要] 本文在考证龋病古籍文献的基础上,梳理龋病“虫蚀”理论的源流,从“虫蚀”角度探讨龋病“虫”的成因及防治方法。历代医家论及龋病病因,以“虫蚀”牙齿为主。考其源流,龋病“虫蚀”病因理论萌芽于先秦两汉时期,理论框架形成于晋唐时期,全面发展于宋至明清时期。自宋以来,医家深入探讨龋病“虫”的成因,提出由风、湿、热、火之邪作用于机体而生虫,龋病病因病机内涵逐渐丰富。治疗上遵循辨证论治,注重标本兼顾、内外兼治,以杀虫驱虫、祛风除湿、清热泻火、清热祛湿、取虫牙等法随证治之;日常注重叩齿、刷牙、漱口等预防调护,颇具特色。

[关键词] 龋病;虫蚀;病因病机;源流;文献考证

[中图分类号] R-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51X(2025)10-0203-05

DOI:10.13862/j.cn43-1446/r.2025.10.037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orm Erosion" Etiology and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reatment for Dental Caries

XIANG Chunyan¹, MEI Mingqiu¹, YU Haiyue¹, LIU Yafang²

(1.School of Basic Medicin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aerbin Heilongjiang 150040, China;

2.School of Basic Medicine,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5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literature on dental caries, this article sorts out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orm erosion" theory of dental caries, and explores the cause of "worms" in dental caries and corresponding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meth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m erosion". Throughout history, medical experts have discussed the etiology of dental caries, with "worm erosion" of teeth being the main cause. Tracing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the "worm erosion" etiology theory of dental caries germinated in the Pre-Qin, Han Dynasties, formed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the Jin and Tang Dynasties, and achieve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from the Song Dynasty to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ince the Song dynasty, medical practitioners have delved into the etiology of "worms" in dental caries, proposing that these pathogens arise from the effects of wind, dampness, heat, and fire pathogens on the body, thereby gradually enrich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hogenesis of dental caries. In terms of treatment, the principle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is followed, with emphasis on addressing both the root cause and symptoms as well as combin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eatments. Therapeutic methods include insecticidal and vermifuge treatments, wind-dispelling and dampness-eliminating therapies, heat-clearing and fire-purging techniques, heat-clearing and dampness-removing approaches, and worm-extraction procedures, all tailored according to specific syndromes. In daily care, preventive measures such as tooth tapping, brushing, and gargling are emphasized, which are quite distinctive.

[Keywords] dental caries; worm erosion;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textual research

*基金项目:第五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研修项目(国中医药人教函[2022]239号)

通信作者:刘雅芳,女,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医药古籍文献

龋病是继癌症、心血管疾病之后,危害人类健康的第三大非传染性疾病,指在以细菌为主的多种因素作用下,牙体硬组织发生慢性、进行性破坏的疾病。若治疗不及时,该病可能会引起牙髓病、根尖周病等一系列并发症,甚至严重影响全身健康^[1]。随着饮食结构调整,以及糖类食品消费增加,龋病发病率呈上升趋势。2015年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显示,12岁儿童恒牙龋患率为34.5%,5岁儿童乳牙龋患率为70.9%,儿童患龋情况较之十年前呈现上升态势。

“龋病”属于现代医学病名,在中医古籍中没有相应的病名,根据其临床表现,可归属于“牙齿疼痛”“虫蚀牙齿”“龋齿”等范畴,俗称“蛀牙”“虫牙”等。研究表明,厚朴、五味子、蜂胶、茶叶、紫草等中药提取物对龋病致龋菌具有抑菌作用,具有来源广、毒副作用小等优点,逐渐成为我国防龋研究领域的热点^[2],而目前关于龋病病因病机及治疗方法的系统考证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基于龋病“虫蚀”理论,探讨龋病“虫”的成因及防治方法,梳理中医论述龋病的历史脉络,并探讨因虫致龋的中医病因与细菌致龋的现代病因之间的关系。

1 龋病“虫蚀”理论溯源

1.1 萌芽阶段:先秦两汉时期 先秦两汉时期为龋病“虫蚀”病因理论萌芽阶段。古人通过肉眼直观观察发现,龋病之龋洞与自然界虫啃食之洞相似,遂以“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初步建立龋病病因与“虫”相关的认知。

诸医家对其病因认识可追溯至殷商时期,“龋”字滥觞于商代殷墟甲骨文中^[3]。学者^[4]认为其上部为虫义,下部为齿义,表示一种齿内生虫的疾病。这一甲骨文的发现说明先民认识到龋病的发生与“虫”有关,反映早期医学思维中“虫蚀”牙齿观念的萌芽。成书于战国秦汉时期的《五十二病方·虫蚀》首载该病。严健民先生做了详细的考证注释,补其缺损与遗漏:“蟥食齿,以榆皮、白茛、美桂,而并治,龋膏敷孔。”^[4]“蟥蚀齿”,即患龋病,马继兴教授认为蟥是古人视为一类致病病原的虫类^[5]。《尔雅·释虫》载“食叶,蟥”^[6],《说文解字》亦载“蟥,虫食苗叶者”^[7],可知蟥为食叶之虫,故“蟥蚀齿”可理解为虫啃食牙齿而形成龋洞,以药物填充牙齿治疗龋病,由此推测该时期医家认为龋病病因与“虫”有关。

汉代虽暂未见医书论及“虫蚀”致龋,但从字书类书籍可以窥见龋病病因亦与“虫”有关,并为后世理论发展奠定语言学基础。东汉《说文解字》言“𪔐,齿蠹也”^[8],并解释“蠹,木中虫”^[9]。《释名》云:“𪔐,朽也,虫啮之齿缺朽也。”^[10]即龋病为虫啃食牙齿导致齿缺朽。

1.2 形成阶段:晋唐时期 晋唐时期,龋病“虫蚀”病因理论初步确立,医家明确提出“虫食”牙齿的观点。部分医家通过观察,发现龋病之“虫”视之可见,并描述其形态,体现了古医家对实物性病因的探索。

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首次提出龋病为“龋虫食齿”^[11]所致,奠定了“虫蚀”致龋的理论基础。隋代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牙齿诸病》从病因(“虫蚀”)、病位(牙齿)和病证(齿痛、龋洞形成不可逆)3个层面,系统构建了“虫蚀”致龋的理论体系。“牙齿虫是虫食牙,又食于齿,亦令牙齿疼痛,皆牙齿根有孔,虫居其内,食牙齿尽,又度食余齿。”^[11]“牙虫是虫食于牙,

牙根有孔,虫在其间,亦令食牙疼痛。”^[11]“齿虫是虫食于齿,齿根有孔,虫在其间,亦令齿疼痛。”^[11]即龋病为虫啃食牙齿,导致牙齿疼痛、龋洞等症,后世医家论及龋病病因多以此为准绳。如唐代王焘《外台秘要》沿用此说,云:“病源齿虫,是虫食于齿,齿根有孔,虫在其间,亦令齿疼痛。”^[11]

唐代医家在病因实体化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认为龋病之“虫”有形可见。孙思邈首次描述其长度、颜色及数量,即:“虫长三分,老者黄赤色,小者白色,多者得三四十枚,少者得一二枚。”^[12]由此,医家对龋病实体虫的观察描述,开创了中医观察口腔“病原体”之先河,强化了龋病“虫蚀”的理论基础。

1.3 发展阶段:宋至明清时期 宋至明清时期,医家承袭前代所论,进一步提出“虫蚀”致龋的观点;部分医家亦认为龋病之“虫”有形可见,并提出龋病之“虫”色与病程相关。

在病因表述上,“虫蚀”一词取代“虫食”成为主流,“蚀”为“食”的借意字,“虫蚀”较“虫食”更能体现牙齿被虫侵蚀、腐蚀的病理过程。如《太平圣惠方》《普济方》等方书载:“夫牙齿虫者,是虫蚀于牙齿,而令疼痛也,皆牙齿根有孔穴,虫居其内,蚀一牙齿尽,又度蚀余牙齿也。”^[13-14]不仅延续了巢元方的病因观点,更凸显了牙齿缺损不可逆的临床特征。

部分医家所提及的龋病异名,如“蛀牙”“蛀病”“虫牙”“齿蠹”“虫齿”等,亦与病因“虫蚀”密切相关。宋代张杲《医说》明确指出“牙有蛀穿者即是蛀牙”^[15]。宋人所著《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亦言“有虫动齧齿,则为蛀病”^[16],“蛀”为“虫食物”,虫咬之义,龋病因虫所致。金代李杲《兰室秘藏》明确指出:“又有牙上多为虫所蚀,其齿缺少而色变,为虫牙痛者。”^[17]明代徐彦纯^[18]、董宿^[19]、楼英^[20]、武之望^[21]、王肯堂^[22]等医家均承袭李杲所论,并在书中引其所言。清代沈金鳌之《杂病源流犀烛》通过训诂考据阐明:“古方书又有齿齧者,谓齿蠹也。即齿虫蚀而痛也。”^[23]“蠹”为“木中虫”,蛀虫之义也,即虫蚀致龋。以上龋病之古代异名围绕“虫蚀”病因展开,形成了以“蛀”“蠹”“虫”等为核心的命名体系。

在实证观察方面,医家对致龋之“虫”形态描述更加详细。宋代《太平圣惠方》载其具有“长六七分,皆黑头虫”^[13]的形态。明清医家更是发现虫之颜色变化与病程存在关联,明代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详细记录虫的动态特征,并创造性将虫之颜色变化与病程相联系:“如三四分发丝长,大一二分者有之,置水中能动。牙痛久者虫头黑,新者虫头红。”^[24]清代赵学敏《串雅外编》更是总结出“久者黑,次者褐,新者白”^[25]的颜色变化规律,反映了龋病的病变过程。明清医家以虫色的微观变化为线索对病程进行分类的方法,与现代口腔医学按病变程度进行分类(浅龋、中龋、深龋)的方法相近。上述虫之形态、颜色变化、病程等记载,为“虫蚀”致龋理论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2 龋病之“虫”的成因考

自宋以来,龋病病因随着中医学学术体系的完善逐渐理论化。医家从外感六淫、内生五邪及饮食失调等角度阐释龋病“虫”的生成,形成了风邪夹湿、热盛生风、湿热郁蒸、内热化火等邪气作用于机体而生虫致龋的理论体系。龋病病因病机内涵逐渐丰富。

2.1 风邪沿经上攻,与湿相搏生虫 宋明时期医家基于“风生虫”之说,创造性提出了风邪与湿搏结而生虫侵蚀牙齿的病机观点,实现了从自然哲学隐喻向医学理论体系的转变。

北宋赵佶所敕编的《圣济总录》言:“字书谓凡动皆风,虫以风化。”^[26]这一论述可追溯至汉代字书《说文解字》:“风,八风也……风动虫生,故虫八日而化。”^[27]八风指自然界八个节气,随着节气更迭,为虫类繁衍创造条件,即风能生虫。《圣济总录》借“风生虫”理论阐释龋病“虫”的成因:“盖手阳明支脉入于齿,其经虚损,骨髓不荣,风邪乘之,攻入于齿,毒气与湿相搏而生虫,故云虫蚀牙齿也……世俗亦呼为蛀牙。”^[26]结合经络理论,指出手阳明大肠经入下齿中,若经脉虚损,骨髓失养,风邪趁虚而入,循经上攻牙齿,与湿搏结而生虫侵蚀牙齿。此病因观点为明代朱橚、滕硕等所认同,其在《普济方》中的记载与上述《圣济总录》所论基本一致,亦认为风邪沿经上攻,与湿相搏而生虫蚀齿。

2.2 热邪过盛生风,胶着化腐生虫 明清时期部分医家则对“风生虫”致龋提出新的见解,将病因研究的焦点由外感风邪转向内生热邪,提出热盛生风,风邪郁久与热胶着,化腐生虫侵蚀牙齿致龋的新观点。

明代虞抟在《苍生司命》指出龋病为虫蚀牙齿所致,其言“凡牙间有孔而痛者,此虫侵蚀也”^[27],并进一步解释“虫”的成因为“其所谓风邪虫蚀之证,盖因热生风,而风生虫也”^[27],即热邪过盛化风,而风盛生虫。清代李用粹在《证治汇补》中言龋病为“虫蚀牙疼,其齿黑”^[28],并详释龋病“虫”的成因:“齿蚀凡饮食不洁,臭腐之气,淹积日久,由是热盛生风,风胜生虫,蛀食齿中,根有黑点,蚀尽一齿,又度其余。”^[28]即凡饮食不洁,牙齿臭腐之气淹积日久生热,热邪过盛生风,风邪与热胶着化腐生虫侵蚀牙齿。陈文囿在《医述》中引上述李用粹所言,亦认为饮食不洁,牙齿臭腐之气淹积日久致“热盛生风,风胜生虫”^[29]。风为百病之长,易合他邪致病。风邪与热邪结合,滋生蛀虫导致龋病,同时其指出致病与饮食不洁相关。

2.3 喜食肥甘厚味,湿热郁蒸生虫 明清时期诸多医家基于“湿热生虫”理论阐释龋病病因病机,认为龋病与饮食偏嗜相关,指出喜食肥甘厚味,导致胃肠湿热积滞,热邪循经上蒸,熏蒸牙齿而生虫蚀齿致龋。

明代已形成系统的湿热生虫致龋理论体系,如刘纯《医经小学》载:“治齿牙疼,蚀动甚者,取虫或熏之。盖手足阳明湿热甚而生虫也。”^[30]殷之屏《医方便览》言龋病为“有虫蚀齿空,色黑作痛者”^[31],并解释其“虫”为“胃中湿热化生而成”^[30]。龚廷贤、龚信父子均认为肠胃湿热甚而生虫致龋^[32-33]。王肯堂《证治准绳》更是直接指出龋病为“湿热生虫,蚀其根作痛也”^[32]。

张景岳则在前人基础上对“湿热生虫”致龋病机进行了详细解释,认为嗜食肥甘导致湿热积滞,化腐生虫蚀齿,其言:“虫痛者,其病不在经而在牙,亦由肥甘湿热化生牙虫以致蚀损蛀空,牙败而痛。”^[34]这一观点对清代医家影响深远,如罗国纲在《罗氏会约医镜》中认为龋病为湿热生虫所致:“二曰虫,病止在牙,亦由湿热生虫,蚀损蛀空。”^[35]顾世澄则认为嗜食甘香而导致湿热生虫致龋:“虫牙痛者,因喜食甘香,湿热化虫,攻痛频痛。”^[36]陈士铎《辨证奇闻》指出龋病为“一多食肥甘,齿

牙破损作痛,如行来行去,虫也”^[37],并进一步解析湿热互结生虫致龋机制,将口腔局部病变与全身病机相联系,认为过食肥甘,热气在胃,胃火上攻牙齿,湿气乘之,致湿热相搏而生虫。“不知过食肥甘,热在胃,胃火日冲于口齿,湿气乘之,湿热相搏而不散,乃虫生于牙。”^[37]

2.4 齿根热壅郁滞,日久化火生虫 明代医家从口腔局部出发,强调食物残渣滞留引发内热生虫致龋的过程,即口腔不洁,食物残渣残留齿根,热邪郁滞,日久化火生虫致龋。

明代孙文胤《丹台玉案》载火生虫“又有火与虫之属焉,风从外得,火自内伤,而虫又火之所化也”^[38],并详细解释“虫”的成因为“必有些须食物,留于齿根,为火煨炼,籍血气而成也”^[38]。故虫“啮其齿则齿碎”而致龋,即口腔不洁,食物残渣留于齿根,热邪郁滞,日久化火生虫侵蚀牙齿,指出龋病之虫实为内火所化。后期由王肯堂撰、蒋仪校订的《医镜》中关于龋病“虫蚀”病因病机的记载与上述孙文胤所言基本一致,亦认为食物残渣留于齿根,“为火煨炼,籍血气而成也”^[39],致日久生虫蚀齿。

3 龋病“虫蚀”的防治方法

3.1 治疗方法 历代医家基于对因虫致龋的认识,遵循辨证求因、审因论治原则,针对有形可见的实物之虫,施以杀虫驱虫之法;针对风、湿、热、火等邪生虫致龋,辨证论治,分施祛风除湿、清热泻火、清热除湿等法,杀虫止痛始终贯穿全程。此外,还有医家提出“凡蛀牙疼,必须出之”,故可通过取出虫牙之法以解龋,颇具特色。

3.1.1 杀虫驱虫以解龋 医家基于龋病之“虫”视之可见,认为其为实物性病因,故多采用含漱、塞、烟熏等法治龋,使药物直达病所,以达到杀虫驱虫之效。

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之“治齿虫方”用“大醋一升煮枸杞根白皮一升,取半升含之,虫立出”^[42]。王焘《外台秘要》载:“取松脂锐如锥,注龋孔内,须臾龋虫缘松脂出。”^[44]“必效杀齿虫方”用“雄黄末,以枣膏和为丸,塞牙孔中”^[44]。宋代官修方书《太平圣惠方》载用松脂“注虫孔中,有虫出即效”^[43];用天仙子熏齿,“有虫出,痛止即瘥”^[45]。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载“取虫方”,即用韭菜头与泥和匀,“捺痛处腮上,用纸贴之,一时顷取下,细细虫在泥上,可以绝根”^[46]。明代武之望《济阳纲目》载取虫法,以蟾酥、牡丹皮、黄荆子、皂角、麝香为末,同龟尿、蜗牛捣成饼,“用纸包封颊上,闭口一时,开口看有虫,即挑去”^[47]。清代祁坤《外科大成》载将补蛀丹塞蛀孔内治疗虫牙痛,“如虫已去而孔内空痛者,只用乳香炙软塞之”^[48]以填补龋洞,具备“清创-修复”的治疗思维。

3.1.2 祛风除湿以解龋 若龋病因风湿搏结而生虫侵蚀牙齿者,治宜祛风除湿、杀虫止痛,所用药物多为辛温发散之品,常用细辛、防风、升麻、荆芥、白芷、川乌等药,取其祛风除湿之功。如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赴筵散、玉池散、细辛散等方^[49]擦牙揩齿,遣方用药重祛风祛湿之功,其中玉池散、细辛散尤为后世医家推崇并沿用。宋代《圣济总录》中治龋方法多样,如以玉池散揩齿、含漱七香散、乌头散搐鼻、立止丸塞蛀孔等^[26]法治疗龋病,功效以祛风除湿、杀虫止痛为主。明代《普济方》进一步丰富龋病治法,收录矾石散、七香散、升麻散

等含漱方,细辛散、茱萸散等擦牙方^[14]。以扫痛丸为例,先以川乌、鹤虱、良姜为细末,同食盐擦牙,再以同白梅肉为丸塞蛀孔中,白梅肉味酸,取其“虫得酸则伏”之功,共奏祛风除湿、理气、杀虫止痛之效。

3.1.3 清热泻火以解龋 龋病因热邪过盛生风,胶着化腐而生虫侵蚀牙齿者,以及热邪郁滞齿根,日久化火生虫者,明清医家采用清胃肠之火以治其本,擦牙杀虫以治其标,标本兼顾,用药思路清晰,不离清热泻火、杀虫止痛之功。胃肠之火既清,风邪自灭,使之无生虫之源,体现“治病求本”思想。

明代虞抟《苍生司命》提出“肠胃之火既平,更加擦牙诛虫之药以治其标”^[17]治疗原则,故方宜水煎服清胃散或无名方(药物组成:葛根、生地黄、升麻、石膏、知母、甘草、黄连、白芍、当归)以清热泻火息风,再加梧桐泪、苡苕子、韭子、蟾酥、石灰等杀虫药治之,皆获奇效。清代李用粹《证治汇补》亦载治“宜清彻肠胃以治其本,擦牙诛虫以理其标”^[20]。故内服清胃散或无名方(药物组成:生地黄、牡丹皮、山梔、知母、玄参、黄芩、石膏、升麻、干葛、甘草)以清胃肠之火,再用细辛散擦牙,内外兼治,共奏清热息风、杀虫止痛之功。

3.1.4 清热祛湿以解龋 若因嗜食肥甘厚味致湿热郁蒸生虫蚀齿,明清医家确立内主清热祛湿、外主擦牙诛虫的内外兼顾原则。

明代《古今医鉴》提出“治之宜泻阳明之湿热,更以擦牙诛虫之剂以治其标,则齿自然而固矣”^[32]。故水煎服清胃散,如痛甚,加石膏、细辛、黄芩、细茶、大黄等药清泄阳明湿热;外治以“杀虫丸俞元河方”塞耳中,主杀虫止痛。《景岳全书》亦言:“治宜杀虫为主。湿热胜者,亦宜兼清胃火。”^[34]宜韭子汤、巴豆丸、藜芦散等方择而用之以杀虫止痛;湿热胜者遣方宜清胃散、清胃饮等,“若火之甚者,宜抽薪饮、太清饮主之,皆所以清其源也”^[34],体现治病求本思想。清代吴杖仙《吴氏医方汇编》载以甘露饮治疗“虫牙作痛,胃有湿热”^[42],以绝生虫之源。清代罗国纲《罗氏会约医镜》针对龋病“湿热生虫”病机提出“治宜杀虫,兼清胃火”^[35],外以赴筵散擦牙、内以清胃散或加石膏以清胃中湿热。

3.1.5 取虫牙法以解龋 清理龋坏组织和制备洞形,再选用适宜材料对牙齿进行修复,以恢复牙齿的形态和功能为现代口腔医学修复性治疗龋病的方法之一。古代医家则通过取牙法去除病变组织、阻断病变进程以解龋,其与现代修复性手术治疗理念相通。

宋代已形成完善的取牙技术体系,如杨倓《杨氏家藏方》载如神散取虫牙^[43]。许叔微《类证普济本事方续集》所载的“取蛀牙本分法”^[44]更是详细记录了取蛀牙的全过程:先用硃砂、朱砂、鹏砂、附子尖、信砒、川乌尖、蟾蜍7味药点药于牙根上,良久用手指指下;次用防风、荆芥、乳香三药为末敷药指牙落处,并塞药于牙孔中。明代《普济方·取牙方》中明确记载取虫牙为龋病治疗原则,即“凡蛀牙疼,必须出之”^[44]。除上述所载取虫牙方,还载用离骨散、无名方(金凤子、砒霜)等方擦牙以取虫牙,并载使用灸法取蛀牙,通过穴位刺激辅助拔牙:“随左右于牙关宁车骨尖相峙近里以指捻之,觉痛处是穴,以艾灸灸七壮,其蛀牙自落,其验如神。”^[14]

3.2 预防调护 中医注重口腔健康的日常维护,多通过叩齿、

咽唾、漱口、刷牙等法防龋,体现“上工治未病”的理念。约成书于战国中晚期的张家山汉简《引书》言:“学(觉)以涿(啄)齿,令人不龋。其龋也,益涿(啄)之。”^[45]为我国最早的叩齿术记载,涿齿,即叩齿,每日清晨醒后叩齿以防龋;若是已患龋,更应叩齿。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强调疾病预防调摄,进一步提出可通过晨起叩齿、咽唾、漱口等以防龋,“鸡鸣时,常叩齿三十六下。长行之,齿不蠹虫,令人齿牢。又云:朝未起,早漱口唾,满口乃吞之,辄琢齿二七过。如此者三,乃止,名曰炼精。使人丁壮有颜色,去虫而牢齿。又云:人能恒服玉泉,必可丁壮妍悦,去虫牢齿”^[46]。早在唐代就使用柳枝作牙刷揩齿,即在治疗过程中用柳枝取药揩齿,如“每朝杨柳枝咬头软,点取药揩齿”^[44]。宋代苏轼言饮茶漱口以除烦腻、排除污物及防龋,“辄以浓茶漱口,烦腻即去,而脾胃不知,凡肉之在齿间者,得茶浸漱之……蠹病自己”^[46]。此为最早的茶叶防龋记载,茶叶中含有氟化物,适量氟化物有助于预防龋病,与现代氟化物防龋理念不谋而合。

4 结 语

综上,“虫蚀”致龋理念贯穿了整个古代对龋病的认识,其影响力仍存留于“虫牙”“蛀牙”等民间俗称中,反映传统病因观念的延续性。而现代龋病病因的四联因素理论认为龋病的发生需要敏感的宿主、口腔致龋菌群的作用、蔗糖等适宜的细菌底物以及足够的时间,其中致龋菌——变形链球菌、乳杆菌等细菌是导致龋病的先决条件^[4]。在细菌学尚未产生及发展前,古代医家通过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将龋病牙体硬组织进行性破坏归因于“虫蚀”牙齿,把龋蚀牙体的细菌称为“牙虫”,从而构建了独具特色的中医病因理论体系,对龋病的认识不断提高。但以“虫蚀”释龋是古代医家因缺乏微观病理观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龋病的探索性认知,存在局限性。其局限性源于科学技术的时代局限,未能微观观察到致龋菌而造成的误解,应以科学的态度看待,既肯定古代医家对龋病的研究价值,亦需客观认识其因技术局限形成的认知偏差,以推动中医理论的现代阐释与创新发展。此外,在龋病预防方面,厚朴、紫草、茶叶等中药具有独特优势,而白梅肉因酸蚀作用未必适用于防龋,需审慎应用,科学遴选中药以推动中药与现代防龋研究的结合。

现代中医理论认为中医所言之虫,可分为有形之虫和无形之虫。有形之虫为寄生虫等具有实质形体致病生物;无形之虫指以假虫之特性对某些肉眼不可见微生物的抽象概括,由风、湿、热邪所致^[47-48]。笔者认为,古代医家对龋病“虫”的认识,既包含对有形可见之“虫”的实体观察,也蕴含对风、湿、热、火等邪气化虫的抽象推演。前者是古代医家在缺乏科学手段的条件下,基于肉眼对龋病之“虫”形态、数量、颜色等动态变化的观察,其所描述虽非真正的致龋菌,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龋病微观病理变化的宏观映射与具象化表达,体现了医家对实物病因的探索。后者则是对龋病病因病机的高度概括,通过辨证求因,将龋病之“虫”的生成与风、湿、热、火等邪气相联系,使“虫蚀”牙齿成为风邪夹湿、热盛生风、湿热壅滞、火毒内蕴等复杂病机的外在表现。古籍文献浩如烟海,龋病“虫蚀”理论内涵丰富,值得深入研究。本文所论尚浅,古代医家对虫的认识还待进一步挖掘和探索,为龋病的理论研究

提供更完善的文献依据与为中西医结合防治提供更全面的诊治方案。

参考文献

- [1] 樊明文,边专.龋病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1-16.
- [2] 罗胤珠,蓝海.防龋药物的研究进展[J].中医药导报,2017,23(16):115-117.
- [3] 范行准.中国病史新义[M].伊广谦,王琦,王国柱,等,整理.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9:746.
- [4] 严健民.五十二病方注补译[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5:190.
- [5] 马继兴.马王堆古医书考释[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610.
- [6] 尔雅[M].邓启铜,注释.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5:269.
- [7] 许慎.说文解字:大字本[M].徐铉,校定.北京:中华书局,2013:39-286.
- [8] 刘熙.释名疏证补[M].毕沅,疏证.王先谦,补.祝敏彻,孙玉文,点校.2版.北京:中华书局,2021:567.
- [9] 葛洪,梅全喜,吴新明,等.肘后备急方校注[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5:234.
- [10] 巢元方医学全书[M].王旭东,校证.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8:205-206.
- [11] 王焘.外台秘要方:中医必读百部名著[M].高文柱,校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443-446.
- [12] 张印生,韩学杰.孙思邈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9:132-133.
- [13] 王怀隐.太平圣惠方:校点本[M].郑金生,汪惟刚,董志珍,校点.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679-682.
- [14] 朱橚.普济方:第二册[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510-553.
- [15] 张杲.医说[M].曹瑛,杨健,校注.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3:168.
- [16] 周仲瑛,于文明,中医古籍珍本集成:儿科卷[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1006.
- [17] 李东垣.兰室秘藏[M].张年顺,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53.
- [18] 徐彦纯.玉机微义[M].刘洋,校注.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242.
- [19] 董宿.奇效良方:明清中医名著丛刊[M].方贤,续补.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5:503.
- [20] 楼英.医学纲目[M].阿静,闫志安,牛久旺,等,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657.
- [21] 武之望医学全书[M].苏礼,主编.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1318-1330.
- [22] 王肯堂医学全书[M].陆拯,主编.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304-2325.
- [23] 沈金鳌医学全书:明清名医全书大成[M].田思胜,主编.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443-444.
- [24] 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下册[M].崔仲平,王耀廷,主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318.
- [25] 赵学敏.串雅全书[M].鲁照,南厓,辑.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262.
- [26] 赵佶.圣济总录[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2028-2030.
- [27] 虞抟.苍生司命[M].王道瑞,申好真,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4:206-207.
- [28] 李用粹.证治汇补[M].吴唯,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196-197.
- [29] 程杏轩.医述[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717.
- [30] 刘纯.医经小学[M].郑红斌,钟海平,裘伟国,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109.
- [31] 殷之屏.医方便览[M].步瑞兰,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199.
- [32] 龚信.古今医鉴[M].龚廷贤,续编.王立,校注.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244.
- [33] 龚廷贤.万病回春[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9:332.
- [34] 张介宾.张景岳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1232.
- [35] 罗国纲.罗氏会约医镜[M].王树鹏,姜钧文,朱辉,等,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140.
- [36] 顾世澄.疡医大全[M].凌云鹏,点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580.
- [37] 陈士铎医学全书[M].柳长华,主编.2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517.
- [38] 孙文胤.丹台玉案[M].竹剑平,欧春,金策,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141.
- [39] 危亦林.世医得效方[M].王育学,施化,孙成凤,等,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288.
- [40] 祁坤.外科大成:四卷[M].新1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8:246.
- [41] 宋太医局.太平惠民和剂局方[M].陈承,裴宗元,陈师文,校正.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0:214-216.
- [42] 吴杖仙.吴氏医方汇编[M].查炜,陈守鹏,点校.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19.
- [43] 杨倓.杨氏家藏方[M].于文忠,王亚芬,李洪晓,点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231.
- [44] 裘庆元.三三医书:精校本[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6:931.
- [45]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298.
- [46] 苏轼.仇池笔记外十八种[M].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1.
- [47] 王建峰,杨庆,张亚楠,等.中医学虫理论初探[J].山东中医杂志,2017,36(3):193-195.
- [48] 郑馨武,谢思健,麦群香,等.从“虫证”辨治睑缘炎[J].湖南中医杂志,2023,39(4):116-118.

(收稿日期:2025-04-26 编辑:时格格)